

当意识到“火神派”影响在扩大时,我开始关注网上的有关“火神派”的一些评论。网上不仅争论火热,甚至由“口水战”演变成“谩骂”,而大部分参与争论的人都是问道不久的学生,或者是从业不久的医师,或者是请当今“火神”们诊治过疾病的人。

理性看待火神现象

毛以林 湖南省中医院

两年前,就有人问我对火神派的学术观点有何看法,说实话,我当时对“火神派”提法并无什么印象,后来又有人问我对李可先生的《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》大剂量用附子的看法,我想“火神派”大概是指善用附子温扶阳气的一类学术派别吧。由此,我想到以前所读过的祝味菊、吴佩衡的一些著作,但我我不敢胡乱评说,毕竟学术浅薄,岂可胡言以误导后学者。

由于临床工作繁忙,一直没静下心来重温上述医家的学术著作,认真拜读现代“火神派”的新作。但去年上半年有一件事大大地触动了我,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“火神派”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用药特色。

一个刚跟我上临床的研究生,看见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到附片,问:“老师,你是火神派吗?”当时我非常惊奇,我从没有意识到我的学术观点是以温阳为主,我在临床特别注重“辨证施治”四字,该扶阳就扶阳,该益阴就益阴,对各家学说主张取长补短。

接下来学生和我的交谈更让我感到惊讶。学生说:“老师你用附片治心衰多是以小剂量开始,要是能像李可老先生一样一开始就大剂量使用,那临床疗效就会更好,会有更大的提高!”我问我的学生:“你是从哪儿学来的用附片一定要大剂量?”学生回答很有趣:“老师,火神派啊,你连这也不明白?”

由此,我意识到“火神派”影响之大,也从我的研究生盲目追捧“火神派”大量使用附片意识到“火神”之热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。我开始关注网上的有关“火神派”的一些评论,发现当今“火神派”真的“火”了,不仅“火”了,而且这“火”有点过度。网上不仅争论火热,还出现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,甚至由“口水战”演变成“谩骂”,而大部分参与争论的人都是问道中医不

久的大学生,或者是从业不久对中医很多理论缺乏深度理解的医师,或者是请当今“火神”们诊治过疾病的人。

“火神派”不仅网上火,著作的出版也非常火爆,近年来,“火神派”及其传人或倡导者所著“扶阳”书籍层出不穷,市面有张存悌著《中医火神派探讨》及《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》,卢崇汉著《扶阳讲记》,祝味菊、陈苏生著《伤寒质难:火神师门问答录》,唐步祺著《郑钦安医书阐释》,庄严著《姜附临证经验谈》,李可著《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》等,可谓蔚为大观。也专业的中医“火神”著作,销量之大也令人振奋,似乎中医的春天将要来临。

然而,“火神派”热潮在给目前走入低迷状态的中医的继承、发展、重新认识带来巨大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,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,一些人以非理性的盲目狂热追捧“火神派”,将临床水平的高低、疗效的好坏与附子的用量直接划上等号,少则三、五十克附子信手拈来,多则四、五百克放手使用,更有甚者认为“说附片有毒是胡言”,甚至把附子的用量作为判断医生医疗水平高低的“标准”,已经演变到以使用附片剂量大小“论英雄”的境地。

这种长期、大量滥用附子的反常现象,严重偏离了“火神”鼻祖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原意,长此以往,将遗祸无穷。这种状况的出现非常令人担忧,如不加以纠正和引导,在诸多危重症患者得以挽救的同时,必会有大量“附片”冤魂产生,此话绝非耸人听闻。

如何正确地把握“火神派”的主要学术观点,客观地评论“火神派”学术的临床价值,通过学习“火神派”的著作我们应掌握什么,接受什么?这点对于中医初学者来说非常重要。希望能理性看待“火神”现象,科学看待大剂量运用附子类温热中药,更好地掌握温阳药物的使用技巧。

欲谈火神论,必先明确何为火神派。擅用附子并不是火神派特有的特征,而火神派擅用的是大剂量附子而非附子的各个剂量层面。

笔者总结郑钦安、卢崇汉、吴佩衡、唐步祺等公认的火神派医家的学术思想、用药经验,发现其共同规律:1.重阳,2.辨识阴证,3.擅用大剂量附桂姜,4.附子配伍独特,不与补药同用,寒凉药更所不取。必符合此四条者方能称为火神派,否则易将擅用附子者都归于其类。

火神派自清代郑钦安始,经卢铸之、卢永定、卢崇汉,重阳思想一脉相承而渐趋极致。以当代代表人物卢崇汉先生为例,其学术思想可归纳为:重阳;阳主阴从;“人身立命,在于以火立极;治病立法,在于以火消阴”;

“病在阴者,扶阳抑阴;病在阳者,用阳化阴”,逐条分析之。

重重阳之争纯属无谓

由于温补派、祝味菊、火神派之间的重阳观并无本质区别,本着“治学,对古人宜严,对今人宜宽”的原则,重点以张景岳、祝味菊为例来阐明观点。

关于重重阳的争论,自明代丹

什么是火神派

火神派,又称扶阳学派,是指以清朝郑钦安为开山宗师,理论上推崇阳气,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,以擅用附子、姜(生姜、干姜、炮姜)、桂(肉桂、桂枝)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医学流派。其中,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,乃至诸多火神派医家和传人被冠以“某火神”或“某附子”。

火神派诞生于清末同治、光绪年间,因此有学者称之为“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”。百余年来,传者代有其人,如吴佩衡、祝味菊、范中林、唐步祺、卢铸之、卢崇汉等。

流行的东西未必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,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,使学术交流已非常便捷,我个人认为已经不具备形成中医流派的历史地理条件,火神派的崛起似乎有点突兀。

——slgcyt

——Xingliyuan (摘自中国中医药论坛)

话「火神」 是是非非



编者按:“火神派”又称扶阳学派,是中医学的一个年轻流派,近年来它无疑是受人瞩目的,也是争议较大的。无论网站、书籍、培训,追随学习“火神”者众多,但质疑者也不乏其人,反对声不绝于耳。或许,这也是每个学派从新生到成熟必将走过的历程。

如何理性看待“火神派”是我们这期讨论的主题。抛开偏见,客观探讨这一学派的时代背景、理论基础和学术观点,公正评价其学术临床价值,是繁荣中医学术的必然。期待大家从此出发,积极参与讨论,共同推进中医药学术发展。

火神派的贡献在于积累辨识阳虚的经验、提出阳药运行反应并非毒副作用等,而缺陷表现为过度推崇阳气的重要性,“乃至崇阳虚者则凡病无不阳虚,不自觉地陷入偏执之中。”

火神派的优缺点

李寅 内蒙古赤峰喀拉沁旗西桥医院

并非没有真正的阴虚

“阳主阴从”的观点由卢崇汉先生具体提出,作为一种动态平衡观,打破了传统呆板的“阴阳绝对平衡,偏则为病”的思想,是对阴阳观的极大发展和贡献。

“人身立命,在于以火立极;治病立法,在于以火消阴。”前句言生理,不过是历代重阳思想的翻版,如景岳“阳之为用大矣”,“天之大宝,只此一丸红日,人之大宝,只一息真阳”等,但景岳晚年又有真阴论,纠正了自己偏颇。后句言治疗思路,显然只能用于阴证及状似阳证的阴证(真寒假热)。若据此而用治实热及真阴虚则谬。

“病在阴者,扶阳抑阴;病在阳者,用阳化阴。”前句是常规,不存在问题,后句不能说错,但至少是不全面的。火

当代火神派已非钦安火神派

郑钦安,清末四川著名伤寒学家,以擅用大剂姜桂附而名动蜀中。《邛崃县志》称其为“火神派首领”,当为“火神”名号之肇始。但学术界更愿意以“钦安学派”称之。

考当时的所谓“火神派”,不过是外界对崇尚扶阳、擅用温法、尤于姜桂附等温热药物有独到心得的医学流派的一种美誉。从郑钦安三部医书《医理真传》、《医法圆通》、《伤寒恒论》中可以看出,郑氏对仲景推崇备至,又受明代温补派影响甚巨,其书中多处引用景岳“气不足便是寒”之语。难能可贵的是,郑氏师古而不泥,独具慧眼地指出了张景岳在扶阳观上的不同。详考郑氏三书,既有辨认一切阳虚法,又有辨认一切阴虚法;既用四逆白通,又用白虎承气;对温

清并用的乌梅丸也有圆通活用。虽有专长但偏执之象并不明显。其弘扬温法,乃为清末温病学派倡行而设,是针砭时弊之举。也就是说,郑氏虽长于扶阳,但总体上不曾脱离辨证论治,是辨证论治的高级阶段、仲景学说的发展、温法的极大扩充。

郑氏的成长过程是符合历代名家的成长规律的,如金元四大家及《内经》之养分,各有创获,但后人谁又会单学一家单一一法呢

钦安学派的忠实继承者、被人誉为“唐火神”的蜀中名家唐步祺先生,穷十五年之功实践郑学,吾数阅其书,未见唐氏张口“火神”、闭口“扶阳”,却在其所举验案中多次见到承气、白虎、黄连阿胶汤等苦寒之方的应用,体现了一位医者应有的辩证之

“火神派”似乎已偏离了原来的学术思想,成为一些哗众取宠的噱头,不少人将附子的用量当成衡量医术水平的标志,动辄上百克的附子似乎成为一种向往。

冷眼看“火神”

徐一慧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

长期以来,四川医生以善用附子、干姜著称。清代末年,伤寒派医家郑钦安更以善用姜、附的独特风格享誉巴蜀,近人如成都祝味菊、云南吴佩衡、华阳刘民叔几位先生都有“附子”的外号,陆铸之先生更有“火神”之称,而追溯其渊源,郑钦安先生实乃这一流派的开山之祖。

郑氏的学术思想甚为独特。他认为“万病皆损于阳气”,“有阳则生,无阳则死。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,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。真气在一日,人即活一日,真气立刻亡,人亦立刻亡,故曰人活一口气,气即阳也,火也,人非此火不生”。故在论治时即强调“治之但扶真阳,内外两邪皆能灭,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”。并认为:“阳者阴之根也,阳气充足,则阴气全消,百病不作”。

郑氏善用理中汤、四逆汤等救治阳虚、虚寒病证,并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,并非是为少阴立法,而上、中、下三部之法俱备,复谓“此方功用颇多,得其要者,一方可治数百种病,因病加减,其功用更为无穷,余用此方救好多人,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”。

郑氏的学术思想逐渐影响到后世医家。唐步祺和已故的云南名医吴佩衡等,均运用郑氏扶阳思想,提前介入到慢性病、疑难病的治疗中,均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,尤其是吴佩衡以善用附子扶阳饮誉整个中医学界而传为佳话。唐步祺以扶阳为主在一些疑难病的诊疗中也取得了很大进展。

另一方面郑氏的扶阳温补思想被祝味菊带入上海而影响了上海医界,从不同程度上对后来上海中西医结合脾胃虚、肾虚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祝氏之弟子陈苏生、徐仲才等人,继承其学术思想在上海医界也独树一帜。

然而,这把“火神之火”如今越烧越旺,成为现今中医界的一种时

神派认为“没有真正的阴虚”、“阴虚的本质仍是阳的不足”等,并据此而用大剂姜桂附治之,颇值得商榷。

中医常用取类比喻的方法来说明医理,如喻阳气为太阳,我们就沿用这种方法进一步分析。太阳是阳气,则水为阴精,在阴天无日之时,由于水没有太阳的蒸腾气化,所以水虽足而不苗也不能生长,这在人体即是状若阴虚实则阳虚的现象,治疗上需要用阳化阴。但如果烈日炎炎、数月无雨、大地龟裂、禾苗枯萎,这时禾苗是需要一场及时雨呢,还是继续增加高温呢?答案不言而喻。这在人体就是真正的阴虚,如果仍拘泥于用阳化阴,继续用姜桂附焚津耗液,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并非没有真正的阴虚,阴虚的本质也并非阳的不足,用阳化阴是治疗状若阴虚、实则阳虚的方法,用治真阴虚则谬。

另有些医家用滋阴法治疗阴虚不效时,往往伍入少量桂附,是阴阳互生之法,亦并非单用阳药的用阳化阴之意。

正视火神派的缺陷

综上所述,火神派从理论到实践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。优点在于辨识

功、公允之心、持平之论。

吾归纳卢崇汉、吴佩衡等人之法,对当代火神派归纳如下:重视阳气;辨识阴证;擅用大剂姜桂附;附子配伍独特,不与补药、寒凉药为伍。必符合此四项者方能称之为当代火神派。从此特点即可看出当代火神派之偏颇。为避免流于空谈,必举一“当代火神派”之代表来证实吾言不虚。

当代火神派由于种种原因,已经被推崇神化到状似近妖的程度,以钦安学派嫡传卢崇汉为例,以《扶阳讲记》中卢氏所谓经典语录逐一析之。卢氏说从不温清之法,其谬大矣。卢氏说阴虚的本质仍是阳的不足,乃唯心之论。至于其核心思想“阳主阴从”、“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、治病

立法在于以火消阴”,属片面之论、偏执之辞。

当代火神派或出于炒作目的,或因为难耐寂寞的浮躁,功利心远大于推广中医学术之情。所以才会有某人极力抬高卢崇汉而借以抬高自己,才会有某人的自甘从属借以摆脱自身草根阶层的影子,驱使各出版社纷纷推出跟风之作,利益驱动物更不必说。这违背了中医最基本的辨证论治精髓,形成了中医发展过程中的内患。当前中医界看似热闹非凡,实则岌岌可危,当代火神派其罪非小。

吾力劝青年学子:欲习温法,必读钦安原著方可,唐步祺之阐释亦有参考价值。而当代某些人偏执狂悖,弊大于利,切切不可读之信之。

(杏李园主人)